



## 石头剪刀布

□ 李士民

石头剪刀布。这是石头和小瓦小时候常玩的游戏。

准确地说，在石头和小瓦兄弟俩这儿，不叫游戏，应该是输和赢。比如，娘让石头和小瓦去打酱油，石头和小瓦就拉好架势，石头剪刀布，三局两胜，谁输了，谁就去跑腿。再比如，爹喊石头和小瓦去喂羊，石头和小瓦摆好阵局，石头剪刀布，板上钉钉，谁输了，谁就去拿草。

“石头爹、小瓦娘，三十八岁入洞房……”这是村里人传唱的小歌谣，而且有好几个版本。能传唱，就会有出处，事情还要从石头爹和小瓦娘说起。

从结婚那天开始，石头爹和小瓦娘就巴望着生个大胖小子，小麦青了又黄了，春风暖了秋风又凉了，石头爹眼睛瞅酸了，小瓦娘的肚皮就像门前那口池塘，一直都是风平浪静的样子。

石头爹叹气的时候，小瓦娘心里像是被麦芒扎了、石碾轧了，慌乱不安，疼痛难忍。于是，小瓦娘对石头爹说：“咱们离婚吧。”石头爹点点头，算是答应了。只是，石头爹狡猾地说：“石头剪刀布，你赢了，咱们就离婚。”

石头剪刀布。石头爹和小瓦娘，布兵排阵，杀声震天，石头砸了剪刀，剪刀铰了布，布包了石头，尽管小瓦娘拼尽全力，最后还是躲不过石头爹的包围。小瓦娘像是淋雨的孩子，又委屈又听话，哭着躲进了石头爹的怀里。

往后的日子，一青一黄，一暖一凉，十几年就过去了。

三十八岁那一年，谁都没想到，石头爹心里开花了，小瓦娘的肚子发芽了。到了第二年春天，小瓦娘生下了双胞胎兄弟，石头和小瓦。

那年槐花盛开的时候，石头爹犹如一头年少的牛犊，东一头西一头撒欢儿，撒欢儿没过瘾，还请了一场戏，让村里人在家门口就能看一出县上剧团演出的柳琴戏。

自然，石头爹觉得日子就像县上的大戏，有味有趣、有喜有乐，自己也像成了县上剧团的演员一样，每天都会吼上几嗓子。

日子虽清苦，却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石头爹买来一个双斗的柳条筐放在自行车的后架上，赶集的时候，骑着自行车，后边一左一右是石头和小瓦。

到了集市上，给石头和小瓦每人买了一个芝麻多、猪油厚的烧饼，石头爹一回头，石头拿着烧饼给爹咬一口，小瓦举起烧饼让爹尝一下，此时的石头爹被幸福淹没了。

同样，石头爹还会带着兄弟俩去邻村看电影，电影场上人多，石头和小瓦看不到，石头爹就让石头骑在自己脖子上，过一会儿，脖子上又换成了小瓦。回来的路上，石头给爹讲电影里某个有意思的情节，小瓦给爹学电影里某个人的台词，彼时的石头爹，像是喝醉了。

最让石头爹开心的，是石头和小瓦喜欢上学，每次考试，不是石头班级第一，就是小瓦排名在前，一对小兄弟像两条大鱼，总会跳跃出最漂亮的水花来。

生活的路上会开花，也会下雨，甚至会下一场暴雨。

石头和小瓦上高二的那年，小瓦娘被检查出肝癌晚期，虽然钱花了，但病没有治好，几个月后，小瓦娘离开了石头爹。

从那个冬天后，石头爹不会唱戏了，就连说话也少了。

那年寒假，石头对小瓦说：“弟弟，我要辍学，去南方打工，养着爹，供着你。”小瓦哭着告诉石头：“哥哥，我要辍学，去北方卖水果，护着爹，保着你。”

石头剪刀布，这是石头和小瓦解决问题的方法。

去南方打工的石头，一点一滴积累，后来成了杭州一家企业的总经理。

大学毕业后的的小瓦，成了西安一家单位的职员，走上了领导岗位。

兄弟俩发愁的是，爹就是一根筋，不愿意去杭州，也不乐意到西安，就喜欢院内养鸡鸭、院子外是桃树的村子。没办法，石头和小瓦有时间就回去，当然，企业有做企业的繁忙，单位有单位的任务。

一天，石头和小瓦都接到了电话，爹病了，要做一个手术，已经住进了医院。

石头急呀，像被火烤了一样，只是手里正忙一单重要的签约。

小瓦燥呀，像被人打了一样，只是单位要开一个特殊的会议。

兄弟俩在电话里商量，暂时回去一个人照顾爹，石头说，我回去，小瓦说，我回去。

石头剪刀布。石头和小瓦在电话里比拼，三局两胜，结果是石头回去照顾爹。

小瓦乘高铁、坐出租，很快就到了村里。

大门敞开着，爹就在院子里下象棋呢，不像是病了呀，爹的对面是石头。

爹咧着嘴说：“我想儿子了，才编了个瞎话。”

石头挠着头说：“爹病了，哪管什么业务呀，我是坐飞机来的。”

小瓦举手鼓掌。

石头剪刀布。吃饭的时候，爷仨拉好了架势，摆起了阵局，谁输了，谁喝酒。③2

## 盘龍凶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摄

## 好家风持续传承

□ 杨劲松

父亲年近八旬，年轻时代读书勤奋，写一手好字、一笔好文。

据父亲讲，祖上几代挣有几亩薄田聊以生计。父亲饱受那个年代的烙印，高中毕业后在村里当了一名民办代课老师，依然过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偶然的的机会，父亲被抽调到公社写材料，后来又成为乡政府秘书。

可能是多受苦受难的缘故，父亲一生谨小慎微。爷爷给父亲取名“道勤”，希望下一代不求声名显赫、飞黄腾达，只愿敦本务实、行稳致远，靠勤奋劳作过好这一生。父亲是公社里出了名的“笔杆子”，经常夜以继日地赶稿子、写材料。那个年代没有打印机，大小材料全靠手写，然后誊抄、领导批阅、再誊抄，反反复复非常辛苦，工作通宵达旦是常态。我小时候跟随父亲在镇上上学，一觉醒来经常看

到父亲双眼通红，手中还握着钢笔，在昏暗的灯光下疲惫地朝我点点头，我知道父亲又是一夜未眠。辛苦的付出换来一丁点成绩，父亲都非常高兴。乡里领导对父亲的工作很满意，也会在各种场合鼓励、表扬一下。上学的路上，我也时常听到街道两旁喇叭里传出县广播站播出的“通讯员杨道勤报道”的稿子。天道酬勤，力耕不欺，父亲的优秀品格获得同事的良好口碑。

直没有长进，学业近于荒废。父亲看我朽木难雕，索性把我送进部队去严加管教，同时也是为了完成他一生未竟的心愿。

我所在的营房地处荒山野岭，环境恶劣，沙尘肆虐，常年干旱少雨，距家千里之外。看到部队官兵每天在恶劣的环境下辛苦工作和生活长达十几年、二十几年，惊恐万分的我想要回家。父亲得知我的想法后，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劝慰我、一封接一封劝慰信发往部队，最终我顿悟。只有骏马才恋棧豆，大丈夫应志在四海。父亲给我取名“劲松”，亦即希望我“如苍柏劲松，胸怀不拔之志”。人生不能同草木同腐，不能浑浑噩噩，不能贪图安逸，不能蹉跎岁月、虚度年华。那一刻，我终于理解了父亲的良苦用心。

人的一生充满许多诱惑——金钱、权力的魔力、地位的荣耀、名誉的光环，任何一种得以滋生蔓延，都足以使生命

的火焰减弱或熄灭。2020年年初，我转业被安置到纪检监察系统。父亲担心我在工作中思想出现偏差，就时刻警醒我要筑牢思想防线，铭记清正廉洁、永葆本色。

家风正气，代代相传。儿子的出生给我们家庭增添了无限生机和希望。“给孩子取名干帆吧。”父亲说，但愿孩子将来能成为一首诗里写的。红色意志也在悄无声息地影响着下一代，正镌刻在族谱里、传承在基因中。清明时节，儿子面向太爷爷的“烈士纪念碑”深情凝望，庄严地行三鞠躬礼。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春华秋实满庭芳，在家庭熏陶教育下，儿子步入大学校门，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两个外甥也已成为军官，建功立业。

可堪重任的下一代，正在慢慢成为我们的骄傲，继续传承家风，迈着坚定的步伐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稳步前行。③2

## 黄昏(外一章)

□ 孙秋鹏

大山高昂的头颅之上，苍松扬起手臂呼喊。太阳，那颗溺爱人世之心，一低又低，枝叶间开始弥漫她神意的火红。

鸟儿在夕阳温辣的眼神里游荡，然后穿胸而过，喉间洒落一连串对世界的赞誉。风在薄明的柔纱里穿针引线，花叶的美着上了底色。闲云为此在陶醉。

远离都市的乡间僻壤，开始一场金色年华的盛宴。包括那些烟囱、还房、废弃的车轮，还有一堆高耸的砖渣，组成豪迈的皇家仗仗；追耍的几只流浪狗跳跃奔突，作金狮狂舞；路人的野调激天籁共鸣；奔跑、摔倒又奔跑的孩子，身子缠绕日子的金丝……

夕阳贪婪地凝视着大地，一点一点后退，一点一点下落……当她的眉触碰到鼻尖时，一闭眼倏地转身离去。光阴又燃变成篝火熊熊。

青藤似的炊烟飘起，越过房顶，攀绕到云间，眺望渐渐远离的神光。世间的生灵和非生灵，有名的和无名的，从这段光阴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万物平等，均分幸福。旷野静默。

躲于后背的风，终于忍不住，拉扯万物的外衣，又去追逐星月下乡村的梦想。

冬季只落雨

冬季只落雨，温湿的唇在人间轻吻着。因不缺水，庄稼依然是好庄稼。南

飞的鸟儿，能留下的肯定会多多留下来，不会再像老家亲人身边的儿女。

冬季只落雨，我能清晰地看到那块山石，看到摸藤溜下山石的父亲。也能看清楚老树下弯成冬枝的母亲。能看清楚家门口有猪，柴垛旁几只刚下的狗仔，正在大狗身下吸吮。

冬季只落雨，山林里水会依然流淌。闻水声我能知道家已不远。知道母亲能轻易找到埋萝卜的地，不会跌进雪掩的枯井。知道母亲能轻易洗掉萝卜上的泥，好为一年一归的儿女包顿饺子。生活的脸庞也不会再皴裂下去，一家人思念的垢沙年底都会涤去。

冬季只落雨，我能清晰地看到，年的最底部有一片瑟瑟等待的草木，伴着亲人瘦弯的躯体紧偎大地一隅，看清许多疼痛中的朽老。

直至如今，冬季若只落雨，也并不是全没了意义。至少，年底回家，我能清楚地找到那片坟地，那处卑微的隆起不至于被大雪覆盖。

可是——

北方的家乡，冬季一定是有雪的，就好比头发终究是要白的。

一个，一个，身影远离。一丝一丝，炊烟在冷里抽尽。故土，在深雪里蜷缩成冷硬的心结。

日夜风雪……梦里风雪……老家，可否在手心攥紧？生怕也如我，成了一片刮飞的愁絮。③2

## 冬正酣

□ 王春兰

如果酣睡  
能让年龄忘记增长  
那就只管睡  
让时间在窗外慢慢流淌  
月亮交出了缄默  
刺探夜色里  
没有捂紧的忧伤  
风还在赶路  
好在五谷杂粮都已入仓  
没走的鸟儿  
不能守口如瓶

冷冷地爆出一阵寒凉  
所有的耳语都是在讲述  
一片叶子的去向  
霜雪正在加紧密谋  
谁知道下一秒  
将是谁的道场  
反正炉膛里的火烧得正旺  
枯掉的草木会记得  
根须也会记得  
向下  
抱紧土壤③2

## 冬天的梦

□ 刘 瑛

湖对岸  
枯木举起一树火红  
霜染的叶竟成了冬天最艳丽的色彩  
那是生命留给季节最后的底色  
枯瘦的秋草  
用它的枯黄装扮暖冬  
飘飘湖面  
野鸭在自由地划动水波  
尽情享受冬日的暖阳  
有一只小巧的水鸟  
单腿挺立于水中的芦苇丛  
它在精心地梳妆打扮照镜子  
原来鸟儿也懂得修饰自己的妆容  
爱惜自己的羽毛  
枯荷留风韵  
残荷有倩影  
有两弯倩荷在湖水中比肩而立  
仿佛在静静地比美  
这妙趣又为冬天平添了一份生动  
野鸭波波滑翔的动感  
让我瞬间觉醒什么是自然  
为了不让冬天寂寞  
不知名的树竟然开出殷红的花朵  
在百花收藏的时刻  
稀有的花开显得格外珍贵抢眼  
总有一种人  
与众不同

总有一种花  
与群花各别  
因为它们生来就有自己特殊的使命  
远处的烟筒吐着直上青天的白烟  
显示着它的悠然  
穿行的汽车  
让公路成了流动的长河  
坐在碰碰车上采萌的娃娃  
一圈圈地转动着冬日缓慢的时光  
低洼的野地里  
有一只蝴蝶飞翔着寻觅它心中的花朵

岸边大片的黛子草  
在蓝天下迷离着它粉红的少女梦  
今冬这整树的枫叶  
像极了去年冬天那满树的梅花  
深蓝的天  
浅蓝的湖  
火红的树  
黑白相间的鸭  
用枯黄和零乱描画湖面的残荷  
共同构筑了冬天的梦  
也让我忘记了今天身处的境  
走出家门  
身离旧境  
就会不知不觉走进冬天的风景③2

